

欽定舊五代

十之十卷
二九八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至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

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
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
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
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
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
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
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
少帝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
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爲
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

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

契丹迴國使喬榮

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

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鄰

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
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

由是與契丹立敵于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
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
廷遣使汎海構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
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帥六師

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芻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

有詔棄市時甚寃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
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
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畱守兼侍中由
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
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畱

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美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
得已而取貲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開運

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
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
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

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

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

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繯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儉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

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莖
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鑊
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
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

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

東都事畧答居澗嘗爲樞密院小吏

景延廣畱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澗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漢高

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
帆裂桅折衆大懼頃之舟人指波中日賢聖來護此必
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皂隸寶卒

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畱守北京因畱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子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洎至

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効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安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

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
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
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
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
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
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
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
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歐陽史作
麾下皆言兵多不可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
俱亡因勸希崇獨去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

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
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
灰明日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旣醉悉投
于灰穽中斃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
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
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
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
乃告諭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
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

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

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

二千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歐陽

史贈太師

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

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候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

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愎戾不受訓遣之
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
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
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
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日親兒犯三千條
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
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
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
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
鄴晉州節度使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
瞬隼視暗鳴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
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
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子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
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
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
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
直則庭允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

丹葬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
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
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
乃合中土舊規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
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
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允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
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
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三人長日昭敏仕
至金吾將軍卒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爲先鋒將敵

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蒲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匡翰

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

本鎮也

匡翰剛毅有謀畧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

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

案穀碑文云齋壇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

梁苑之西郊般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

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

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旣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怒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詔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竒張式未聞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

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
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
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濮軍宿三州刺史

梁漢顛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
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
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
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
以漢顛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
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
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

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顓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顓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太保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畱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很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

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甲兵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召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

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旣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于馬前步鬪有功莊宗

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
嚴衛都指揮使洎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
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
遇暉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
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
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
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
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
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

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畱後踰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靺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

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日聖上寬而難犯
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
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
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
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
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上會潞
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
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
鄧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
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

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

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
牙將張守英謂燕日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
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
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
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
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
賜死于家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
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
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

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畱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畱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堯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

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覩牙
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
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
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
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
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
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
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
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
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

于曩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兵刃旣刈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逮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割馘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

僞飲塞領裱而納之者旣沈涵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
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
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
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
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
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
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舉秘尸而
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很戾謂
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
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

轉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寓縣邱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旣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于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勳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之醜德又何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

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晉居潤傳晉室

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

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

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

是守光未敗卽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

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
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
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
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
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王庭允傳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
不載相州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

傳 案從璋爲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
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
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徙鎮河中時不應先稱
爲太傅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旣壯每對鑑自歎日七尺

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三楚新錄馬希範入

覲塗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酒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性明惠善詞賦

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

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洛陽縉紳舊聞記桑魏公父珙

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

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

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

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

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

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

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

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

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

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通鑑趙德鈞以金帛

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

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稚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令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及高祖建號制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

侯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

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遂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蓄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日竊以防未

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扃上繫聖謀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或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

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萬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卽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敝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

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
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
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
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
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
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
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
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烏舉行逐水草軍無饋
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雷不顧
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契丹皆騎

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

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
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
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
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
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
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
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
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
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
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卽

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
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
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
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
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
謹冒死以聞疏奏畱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
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
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
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
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

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
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
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
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
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數月之間百度寔理然權位旣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
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
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
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
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

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

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契丹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柔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

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卽以衣帶加頸報契丹主維翰自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

少時所居恒有魍魎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秘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

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

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

弗之咎也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

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違其威乃領衆

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

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

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

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

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

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

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

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

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

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

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畱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于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畱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特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爲

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縷隨幕人或短之
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
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
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
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
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
歲餘入爲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
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
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
而以杜威爲招討都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

懿親所求未愜心恒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
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
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
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
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
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
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
以報效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
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
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

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卽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閱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

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
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
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
昫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
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
昫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
爲從事莊宗卽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
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
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
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
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目中謝無宜後時因
卽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
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
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
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
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于玫以府
庫之實對有數百萬
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書命

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
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
之

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
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

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
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义詔
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
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謙國公俄改太子
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
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昫守太保
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

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

案以下有關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

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

卽玉之妹也玉旣聯戚里恩寵彌厚俄白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

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案以下有關文通鑑云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

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

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引送玉

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

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

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

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

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

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

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

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卽位命爲

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

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

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託鵬爲之玉

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秉鞞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旣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况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歿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

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簣于絕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
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
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
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既降契
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
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竝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貨財盡爲彥
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
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翰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畱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

爲効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

揮使楊晟爲帥晟不從爲衆所害攜晟首以脅在禮在

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

禮自稱畱後

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瀕河諸州多譁亂錫權知棣州事卽出省錢賞軍皆

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

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

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

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畱後鄴都畱守與唐尹旣而

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卽位暉

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

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在禮乃上表乞

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莽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

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鞀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鑠大驚丁未歲正

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檻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

高祖卽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

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

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

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

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

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子家

號曰拔釘錢莫不奉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

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

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

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

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

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
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
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
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千人兵馬都
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旣
盛人情憂沮全節乃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
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
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日絳州闕
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誼然以爲

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
日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橫海軍兩使畱後高
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
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
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
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
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
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

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
年秋授鄴都畱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
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
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
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遵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
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
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
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温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
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威爲恒州方奏括
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恒州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

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

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
軍使梁唐革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
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命
筠爲兩使畱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
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
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
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
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瓊異之物筠
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
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

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畱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納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

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籤

籤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福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籤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籤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籤權知西京畱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

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

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

嗣暗遁

九國志明宗卽位忿閻豎輩怙勢擅權先勒行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

之行裝復爲錢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

宗卽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

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卽位

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

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爲使允之錢密賈蜀

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

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

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
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籤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
因憤惋成疾而卒籤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
憇于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
復于衙院晝臥見二鷲相關畢各銜一錢落于籤首前
後所獲三錢常秘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
雖厚積性實鄙恡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
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
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

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
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
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
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
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
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
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
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
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
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

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旣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旣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畱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

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
光末西蜀旣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
朝願畱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
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
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
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
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
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
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已俸補葺祠廟廨舍千餘間復於

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旣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

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
每歲乘輅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
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
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
又知華雍軍府事暮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
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
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
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
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
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

贈太傅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至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畱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畱守高祖深

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

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契丹主果怒重榮彥
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
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
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
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
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
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
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
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

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卽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旣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蠻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畱周

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卽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

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
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
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
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
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腋由是賊鋒稍挫
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
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
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
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邱使我棲魂于所理之地及

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卽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欵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

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

高祖

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高祖

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觀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卽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

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弈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

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

心可乎乃斬其使

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

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

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

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琬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琬少善

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

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

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

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

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卽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畱守如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琬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中
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
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
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
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
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
身戎行性顛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
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歷內職

宋史仁朗
以父任西

頭供

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許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歎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

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鄴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過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誠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祇預宗城之戰功旣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燾土垂名汗簡詠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揮使楊晟爲帥 楊晟歐陽

史作楊仁晟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

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

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時有涇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合爲左驍衛上
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
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
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昞傳充吾縣都遊弈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爲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伊喇舊作拽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温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

爲赤甲都官健

玉堂閒話知温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于兗鄆之境

梁將葛從周

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擣博每求

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

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

纒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

擢爲裨將鄴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
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鬪軍校漸升至親
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
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
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
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
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畱後天
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克北面招討屯于
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
也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

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
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
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于鄴盡殺軍
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
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
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
雲麾將軍墨纒卽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文陽越
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
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邱詔

立神道碑知溫性麤獷動罕由禮每接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寮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尙不卽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生成灰燼今青

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湏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爲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鷲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

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

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

卽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

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

叛密使通弟兄之好

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

安重誨

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

通鑑建立奉重誨專權來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

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

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

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

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

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粲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尸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卽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

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卽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尙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社其岡阜重複松檜靄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

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于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濬以

人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
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
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榷稅等使福
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
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
升節鎮更欲何求况已有成命難于改移明宗不得已
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
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
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
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

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
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
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
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
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
有死無貳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
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
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
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
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

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惜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指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譙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

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日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得隸唐明宗麾下彥威性善射頗諳兵法明宗愛之累歷藩鎮彥威常爲衝將所至以謹厚見稱明宗入立秦王從榮鎮鄴都以彥威爲護聖指揮使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高祖卽位尤倚彥威卽拜爲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

通鑑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

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移鎮宋州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

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畱守歲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授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太師彥威與太妃爲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以爲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爲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眞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任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

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攜妻子囊橐寓于逆
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
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
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卽
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
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
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
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旣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
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
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

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

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上伍同甘苦周

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旣出則其城將陷

莊宗卽遣追之使墨獮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

彥賓守楊劉城

九國志焦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

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

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

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

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

廢畋獵旣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宗謂周

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同光中歷相

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
遂州兩使畱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
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
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
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
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
東京畱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甲
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
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鶻別派隨沙陁徙居

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陀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清泰

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
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
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
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于官年
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弟從恩仕皇朝爲
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
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
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路
府司馬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安義都巡檢使天成中

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翰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統素甚廣至于巾履瑣

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李頊陳州項城人卽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畱頊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頊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頊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頊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畱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頊總之以宿衛爲名

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頃檢
校尙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頃預其
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
召頃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
高祖卽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
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
年七十制贈太師頃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
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頃走歸梁朝
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

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卽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之帥迫彥饒爲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略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

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
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
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
起彥饒不畱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
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
害卽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
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羅周敬字尙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
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

尙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畱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尙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尙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祖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口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

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勲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卽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

請畱三年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
高祖卽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
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晉列傳六房知溫傳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 案歐陽

史作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
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尚後韓溥 韓溥通鑑歐陽史俱作
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
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
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

年爲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
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
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
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
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
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 案宋史張從恩

傳晉祖鎮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
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顛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顛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

心不隕穫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顓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顓因爲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顓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

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求
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
香而挾之旣而得盧文紀與顓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顓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
差冥數固先定矣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戶
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
顓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旣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
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堯
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

父亮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
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于亮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
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卽引
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
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
遇禍邈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于汾晉唐天祐中莊
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
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
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
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恃勢

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寃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
奸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
免自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
公直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
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賫都統使官告
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匪館于忻州會晉祖
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卽斬之以聞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
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
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

至開國子琦美風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內實
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
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
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
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
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
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
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
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

宗幕下明宗歷汴恒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
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
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
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于
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
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
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卽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
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
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
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

太子太傅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團爲眞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廢之明宗卽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閻至俱升殿侍立

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
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于
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
重誨旣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
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
則乘婦人鹽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
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
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
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
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

事而圭素保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
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
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
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于衣笥爲賊所
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胷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
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
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皞容止
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
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

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
宗時擢爲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
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
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
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
爲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
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維翰嘗私見皞皞
不爲迎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
我于私第門生也聞者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

保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春擢進士第及閔帝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遠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

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

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遠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賤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卽紛然而去是日潞

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
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
正也如是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
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
六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清河人也曾祖綱爲唐宰相祖祇
德國子祭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德兵部尚書

贈太傅父顥河南尹贈

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
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
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

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集
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
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
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
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尚書
致仕自襁褓迄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
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
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
怨隙親戚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
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

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諡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

秦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
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
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
已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
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
使回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遙卽鸞閣之臺臣亦往
若以筋骸衰減卽鳳翔之冊使纔回旣黷憲章須從殿
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
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
左僕射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逵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卽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

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子龍興寺時年六十餘

李惲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惲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

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
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
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
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
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
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
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
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
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
病畱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

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晉列傳七姚顥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問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遵傳詛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

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
賤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
賤與是書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
與是書同

鄭顥光傳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
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

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
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
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
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
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